

金 娜

· 1 ·

最后的挽歌

江苏文艺出版社

致橡树
会唱歌的鸢尾花
致大海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纪念
别了，白毛岭

最后的挽歌/舒婷文集 1

作 者：舒 婷
责任编辑：张昌华 汪修荣
责任校对：孙 平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6 印张 29.375
字数 600,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数：10,301—15,3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24-7/I·1053
定 价：40.00 元(共三册，塑封装)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致橡树/1	小窗之歌/19
神女峰/3	人心的法则/21
惠安女子/5	悼/23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7	土地情诗/25
这也是一切/9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28
献给我的同代人/11	风暴过去之后/32
也许？/13	白天鹅/37
馈赠/15	还乡/39
群雕/17	“？。”/41

黄昏剪辑/43
黄昏星/49
远方/52
诗与诗人/54
会唱歌的鸢尾花/56

致大海/66
珠贝——大海的眼泪/69
船/72

流水线/74
墙/76
落叶/78
双桅船/81
赠/83
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85
中秋夜/87
自画像/89
“我爱你” /91

思念/92
四月的黄昏/93
赠别/95
礁石与灯标/97
那一年七月/99
别了，白手帕/102
奔月/104
呵，母亲/105
读给妈妈听的诗/107

献给母亲的方尖碑/109
怀念/111
童话诗人/113
破碎万花筒/115
北京深秋的晚上/117
兄弟，我在这儿/121
老朋友阿西/123
国光/126
阿敏在咖啡馆/128

惊蛰/130
花溪叶笛/133
女朋友的双人房/135
日落白藤湖/139
秋思/141
立秋年华/143
脱轨/145
无题/146
旅馆之夜/148

“勿忘我”/150
水仙/152
春雨绵绵/154
眠钟/157
滴水观音/159
白柯/161
水杉/163
始祖鸟/165
圆寂/167

原色/169
……之间/171
复活/173
禅宗修习地/175
夜读/177
一种演奏风格/179
安的中国心/181
红卫兵墓地/185
斜坡/187

好朋友/189
天职/190
怀念汗水/192
女侍/194
离人/196
叫哥哥/198
皂香草/200
给东京电脑人回信/202
这个人/204

绝响/207
朔望/209
不归路/211
享受宁静/213
对于纯蓝的厌倦/215
血缘的分流/217
残网上的虫蛻/226
蚕眠/232

平安夜即将来临/236
真谛/238
伟大题材/240
白鹤/242
读雪/244
都市节气/246
最后的挽歌/257

致 橡 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77年3月27日

神 女 峰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为眺望远天的杳鹤

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1981年6月于长江

惠安女子

野火在远方，远方
在你琥珀色的眼睛里

以古老部落的银饰
约束柔软的腰肢
幸福虽不可预期，但少女的梦
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
呵，浪花无边无际

天生不爱倾诉苦难
并非苦难已经永远绝迹
当洞箫和琵琶在晚照中
唤醒普遍的忧伤
你把头巾一角轻轻咬在嘴里

这样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
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
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
于是，在封面和插图中
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

1981 年 4 月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膀；
——祖国呵！

我是贫田，
我是悲哀。
我是你祖祖辈辈
痛苦的希望呵，
是“飞天”袖间，

千百年来未落在地面的花朵；
——祖国呵！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
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呵！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呵，
我亲爱的祖国！

1979 年 4 月

这也是一切

——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